

第二十五期要目（七月九日出版）

兩個好消息…… 陶百川  
地方行政機構的改造…… 蔣委員長  
現階段之振濟政策…… 許世英  
日本人論中國與中國人…… 曹非譯  
太平洋大戰有可能嗎？…… 王龍章  
歐洲最近之事件…… 新譯  
蔣委員長在北伐前的苦鬥…… 楊大猷  
陳誠將軍的見解…… 錢慶雲  
游擊戰事…… 鄭澄清  
不堪回首話故都…… 施公猛  
馬榕花…… 施公猛  
徐州突圍記…… 施公猛

# 血落

每星期六出版

本社編社

特別

漢口雲梯路華生里五號

元五分

百

川



## 兩個好消息

陶百川

我們最近得到許多好消息，足以告慰於讀者，現在報道其中最主要的兩個：

第一，關於攻擊和保衛「中國心臟」的武漢的戰爭，據負責軍事長官說，我們絕對不必恐慌，不必害怕。因爲（一）我們現在作戰的部隊，不是剛從前線退下的疲敝之兵，而是久經整理訓練的精銳之師，其戰鬥力當然很強。（二）我們第一線的飛機，已從戰前的百五十餘架，擴充到XXX架，而且飛機和戰鬥員都比戰前優良，將來所有損壞的飛機，並已由友邦承諾隨時補充，使我們可以永遠保持XXX架的平均數。（三）我們的機械化部隊，（即以坦克車爲主力的部隊），依據六年計劃，現已訓練完畢，即將陸續開赴前線助戰。（四）此後戰爭將逐漸進入山嶺戰和湖沼戰，敵人的重兵器不能發揮很大的威力；而以輕兵器作戰的能力，則我軍大於敵軍。

因此，一位負責軍事長官最近很鄭重的對我們說：「一年來的戰爭，我們打的都是消耗戰，不是決戰，因爲我們過去沒有決戰的能力。第三期的戰爭，因爲我們的武力已經愈打愈強大了，我們準備着與敵人決一最後的勝負。」關心國事的讀者諸君！這不是一個極好的消息麼？

第二，國民黨政會的時代意義，不在集思廣益，想出什麼「錦囊妙計」，而在團結全國力量，擁護政府，擁護領袖，擁護抗戰建國綱領，使軍民合一，行動統一，大家同心協力的爲最後勝利而奮鬥。在開會之前，一部份人深恐國民黨不肯容忍各黨各派的言論和活動，而各黨各派一定要利用參政會發洩他們積年的牢騷，或爭取會場的領導權，因而格外容易引起國民黨的反感，形成或加深黨派間的磨擦和鬥爭。現在第一屆會議已經如期結束，事實證明國民黨同志對於各黨各派的朋友確能容忍，並且充分表現親愛精誠的精神，而其他黨派的朋

友們，也確能相忍爲國，事事與國民黨協商進行；因此，參政會能夠獲得圓滿的結果。假使大家能够發揚這種團結合作的精神，不獨參政會可以兩屆三屆的順利進行，隨着時代的要求

，完成時代的使命，而黨派間在會外的磨擦和鬥爭，也可大大的減少。將來果能如此，則真是國家民族前途之福。

記得 蔣委員長在開幕那天會說：「參政會好似五十萬大軍；開會的結果好，是增加五十萬大軍的力量；開會的結果壞，是損失五十萬大軍的力量」。現在隨着參政會的好結果，中國已經增加五十萬大軍的力量了，這豈非又是一個好消息麼？

兩個好消息還不够我們深觀，好消息要繼續的來，壞消息要澈底消滅，則中國才真有希望。於此，我們很簡單的指出三個努力之點：

（一）有力者出力：壯了要源源不絕的去從軍，智識青年要源源不絕的去參加空軍和機械化部隊，使中國軍隊愈打愈多，愈打愈強。

（二）有錢者出錢：尤其是有現金現銀的，應該將其金銀兌換法幣，充實外匯準備，使政府可以大量購買外國的軍火。

（三）黃帝的手孫團結起來：化除成見，消釋舊嫌，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精誠團結，與倭寇作殊死戰！

願我們  
流最後的「血」，  
讓子孫  
走光明的「路」！



# 地方行政機構的改造

蔣委員長

這是蔣委員長在兩個月前關於「改進黨務與調整黨政關係」的演辭中的一部份。全文未經對外發表。這次國民參政會開會伊始，即有很多位參政員對於地方自治和行政機構，提出很多意見，足見民間對於這個問題的重視。這使我們想到蔣委員長這個演辭，所以摘出有關的一部份發表於此。原文本有一張「縣以下黨政機構關係草圖」，因為時間所限，不及製版；好在文中說得透澈，無圖亦可了然。又，本文據蔣委員長自己說：「不過是初步設計的草案，……希望閱者把握其要點而勿拘泥於條目文字，悉心研究，俾臻於完善可行。」（編者）

本圖行政各級機構的建樹，純係針對當前地方需要的情形，和這幾年推行縣政遭受種種障礙的經驗，補其缺陷，救其疲敝，擴張政治下層機構，激發民衆自動精神。尤其鄉鎮公所一級，係特別創制，將官治民治融爲一體，實是民主政權樹立的先導，縣政機構的軍心，在我們今後抗戰建國前途的進

程中，這一級是最關重要的工作。本草案的主要精神，即在縣以下各級，相間的形成虛實互用的關係。例如縣的一級爲實級，其下區的一級爲虛級，（即重在輔導不在執行之意），區以下鄉鎮一級爲實級，保又爲虛級，而甲的一級則爲一切實際工作的基礎，故又爲實級。（本圖中縣區參議會與鄉鎮會議，雖然完全是民意機關，但均設民意機關的本旨，完全爲着適應地方情形，促進政治建設，與行政機關，如輔車相依，不能分隔，所以也在本節中合併說明）。茲就各級逐次說明如下：

一、縣政府增設社會科，（在未實行前，由縣參事其事），專司民衆組織與訓練及籌備地方自治事宜。並置軍事訓練員，担任民衆訓練技術專

外，其餘各員應就專科（或高中）以上學校畢業或確有服務資歷，曾經訓練合格的人員中甄選充任。

四、區設區參議會，置參議若干人，（概爲無給職），討論區內政令之推行及社會公益救濟各項事業舉辦事宜，由區內各保保長及各小學校長等就本區從事耕作勞動或有正當職業並熱心公務之公民中，加倍選出，報由區長加具意見轉呈縣政府核聘。（推選辦法另定）。以區長爲會議主席。

查我國地方行政機構，自省政府以速縣政府止，皆係按着民、財、教、建、保五個系統，配合組織，但從前縣政府以下，即空洞無物，政府與民衆之間，根本脫節，無從聯繫，因之纔有「分區設置」制度的產生。經過這兩年來試驗結果，雖覺區署對縣政稍有輔助，但實際對於管教養衛的民衆組織與鄉村建設重要工作，還是不能達成任務。這因爲現在區署管轄的人口，多的竟有十萬左右，少的也有三四萬以上，以一個區長和二三個區員，配着

月二三百元的經費，要使他擔當「民、財、教、建、保」五大行政事業的重責，自然力弱難勝，劇至變爲一個專辦公文承轉的衙門，形成政治上頭重脚輕的病態，要爲勢所必至，確有急切矯正的必要。本來依着當前實際情形，如果能够把本圖增設的鄉鎮公所

的組織，按着民、財、教、建、保的行政系統配置人員，加以充實，一體相承，自是盡善盡美，但是鄉鎮單位太多，財力，人力，均難辦到，唯有從區的範圍充實人材，施以靈活運用方法，能達到等於充實鄉鎮公所的效能。所以本圖的區署，首先按着現行行政系統充實他的僚佐，改設五個指導員，並且把他的任用資歷標準提高，規定他的任

，輪流指導鄉鎮事業，就等於每個鄉村都設着五個指導員一般。一面也矯正了區署專辦文告承轉的積弊。同時設立區參議會，使有才能的民衆共同參加區政設施，加強力量，以爲區署輔助，實施對症下藥的救濟。

五、鄉鎮公所制度的內容綱要，大致如次：

1. 鄉鎮公所的地域區劃與人口數量，約以包含人口六千人至一萬人之地域爲單位。
2. 鄉鎮公所置鄉（鎮）長一人，軍事、政治幹事各一人，（均爲有給職）
3. 鄉（鎮）長由甲長照規定資格就本鄉（鎮）中之居民選出，經政府訓練後加以任用。
4. 軍事政治兩幹事，均由上級政府指派會經訓練合格者充任之。
5. 鄉（鎮）另設首事九人至十一人（其中八人即分別担任各股股長）概爲無給職，均由該鄉（鎮）人民推選，組成鄉政（鎮政）會議，以鄉（鎮）長爲會議主席。凡當地由本鄉鎮自行舉辦的一切民事、財務、教育、建設等事，必須提會議討論同意後，方付施行。
6. 鄉鎮公所置自衛、民事、保健、救濟、財務、教育、建設、合作等八股。每股設股長一人，即由前項首事分別担任。各股之下，須酌設若干組（即原圖中之第二層，因原圖所列，如體育會、農場管理會，土地整理會等，原不過爲設以下應設各種事業之一種舉例，故亦可改稱爲組，且每股得分設數組），分別担任各項民衆事業集團的管理。各股下應設組數的多少，則視其主管業務繁簡與地方實際需要而定。每組設組長一人，組員若干人，由人民就本鄉（

鎮）中比較前進優秀分子中選任之，各組工作進行，均各受其股長指導。各股股長主管業務，除受鄉（鎮）長及幹事之命令外，並直接受區署指導員的協助和指導。

7. 凡上級政令達到鄉鎮公所應付實施時，或本鄉鎮公共事業應有興革時，均應依其業務所屬性質，分別在各主管股討論其執行辦法。各股之組長有調查權及執行權，各組員有建議權及執行權，均無決定權，只有各股股長纔有決定權。
8. 鄉鎮應設調解委員會由鄉鎮會議推選當地公正人士三人至五人爲委員，負責調解本鄉民衆一切糾紛之責。調解委員會即隸屬於民事股，調解委員會之下並得按地區設置戒訟會之類。
9. 各股股長及各組組長組員辦理其主管業務，均無庸逐日到股辦公，以每週定期舉行股務會議方法行之，務利用業餘時間依會議的決定，分別負責執行，以期不妨本業。
10. 本圖各股所管各組及組下各會社的關係概況，茲再略舉數例以明之，例如（子）教育股下可酌設「常識」「體育」等組，常識組的人員，可選本地校長教員或有學識的人士担任其任務，一方答解民衆疑難的詢問，一方搜集一切政令或鄉村必需的各種常識材料，舉行演講會，召集民衆聽講，故常識組下即爲演講會或識字班。體育組下即爲民衆運動會，餘仿此不贅。（丑）又如建設股下可酌設農墾管理組或手工業組，財務股下可酌設土地整理組或公款公產組；合作股下可酌設消費，利用，供給等組，各依其業務性質，指導并管理當地各事業單位。其餘各股下的組和會社等兩級的組織和關係，都以此類推。總而言之，本圖鄉鎮所屬第一層的各股，（例如合作股），是將當地有才能、嚮望、力量的公民提起來，使担任首事與股長，負起領導與推動地方事業的責任。第二層的各組，（例如合作事業會），是將當地有一藝專長或熱心公務的公民提起來，使能展其所長，對地方克盡贊助推動的責任。第三層的各會社等事業單位（例如合作社）就是吸收向來散漫的全民衆鼓勵起他的興趣，使集合羣力舉辦各種有益於本鄉民衆本身的事業。這並不是把人民的地位劃成幾個階級，這是要「人盡其才，才盡其用」，激動人民的事業心，責任心，一致努力前進，使從切近本地方的事業和本身利益的促進上一面練習，一面改進，以普遍的達到現代公民的水準。
11. 鄉鎮公所成立後，對於政令推行，上即直接承受縣政府的命令，下即直接指揮甲長。現行保甲兩級的組織雖然仍舊，但原設之聯保主任即不必設置，保長亦停止處理日常公務。現行保甲條例中所規定的人口異動報告及執行保甲規約等事，亦由鄉鎮公所直接指揮各甲甲長辦理。嗣後保長僅參與保甲公約內有定期的例會，及兼負一部份有限度的救濟工作，如保立學校與壯丁隊等，須以保爲單位，而統一辦理或指揮一類的事務屬之。

依前項現行保甲制度形體雖無變更，但任務階層實大有轉換，將原來保長執行政令大部份的責任，下移於甲長身上。因爲原來的保長，要管理一百戶人家，至少有五六百的人口，但實際既無俸給，更無助手，一方要顧到自身的生



救濟擬用六百萬，難童保育救養，擬用三百萬。現在會中擬就西南或西北地帶，設立一個大規模的修墾區，就把業已送到後方的難民，從事有計劃的組織的墾殖工作。經與有關各部會商時，已由經濟部委派專員去調查，一俟規劃完備，隨時就可實行。至於眼前的生產計劃，業已舉辦了兩種：一是試辦贛南墾區。現已移去難民一千人，將來如試有成效，約可移殖難民二十萬人。因為江西的地理，氣候，風習，比較尚適合於江浙皖一帶的難民，而且贛南多熟地，又是一個較為有利的條件。一是訓練難民小手工業的技能。現把集居武漢的難民，已移一萬多人於湖南，暫以三個月為期，經費由本會供給，而訓練技能的工作，則請所在地的湘省政府來擔任。這種小手工業的基礎打好了，就可進而作為家庭工業的準備。每個難民如能都有了一技之長，就可去謀生活問題的解決了。

不過，移墾區的計劃，並不如想像上的那麼容易。我就經驗所得，可以舉出兩點來：一，我們明知這件事，造福於國家，有益於難民；但是如何去保衛治安開闢荒地，如何去墾別土壤，如何去選擇種籽，如何去興修水利，如何去發展墾區左右的交通，又如何去活潑墾區內外的金融……：在在都要事先有籌劃，有準備，有步驟，方能達到預期的地步，絕非匆促期內所能做到至善盡美的。二，難民的職業，本會已有初步的統計，在全數的難民中，農民所佔的百分比，不足總數的十分之一，其餘則多是智識界，小手工業者，或小商人。況且中國仍是重視大家庭制度的國家，所有逃難的人們，單身的壯丁是很少，而開家老弱婦孺同行者又居多，我們應怎樣去徵選農夫，挑擇壯丁，安置家屬，都

要有詳盡的，周密的策劃和規定。否則，功虧半途，試問又何補於國家和難民呢？

本會在當前的緊急工作中，另有二點是必須提出的。我們除了業已積極實行「難民輸送網計劃」外，（詳情請閱七月六日及十二日的武漢各大報。）特別是對難童的保育救養，尤加深切的注意。因為兒童是國家未來的新生命，民族後一代的繼承人，我們今日救濟了一個兒童，培育了一個兒童，等於替國家保留了復興民族的一個生力軍。比如在漢口四萬六千的難民中，難童竟有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人之多，（從一歲到十二歲，有六千八百五十一人；十三歲到二十歲，有一萬零七十九人。）我們依此來類推，則一千五百萬的難民，當有四百五十萬的難童了。這一羣難童們，弱枝！嫩芽！竟遭敵人狂風暴雨的摧殘，我們實有無上的感慨與興奮！所以會中特別獎勵所有救濟兒童團體如兒童保育會，戰時兒童救濟協會，中華慈幼會……等。前方的難童，儘先設法送到就近的收容機關，後方的難童，儘量助以運輸，給養的便利。我們並且擬在此次發行的振濟公債中，提出專款三百萬，專門辦理今後難童的一切救濟教育事宜。

最後，我主持行政院的振濟行政總有兩個月，略述幾點感想：

第一；難民誠然是屬於被人救濟的階層，有些人似乎含有輕視的觀念。其實所謂難民這個名詞，我常常說，本質應作「義民」來解釋。因為他們不願在敵人勢力範圍內苟活，求偷安，不肯眼睜睜的看不見祖國國旗而干做順民，因而心甘受飛機的轟炸，砲火的危險，輾轉流亡到我們軍力所及的內地，保持了國格和人格。我們對於這些「義民」們

，應該同情，援助和尊敬。

第二，此次黃河的水災，被災的面積達一萬一千一百方公里，災民有二千五百六十餘萬人。這些難胞們的痛苦情形，誠令人有不忍看，不忍聞，不忍述之慨！目前水災雖尚限於河南省境的一隅，假如短期內不能完全堵口，也許蘇皖二省是受同被其患。本會業已撥出五十萬元去辦理急賑，並由屈副委員長文六，前往安撫，救濟。所幸國內外人士，對於這次黃災，格外關懷，（比如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日前曾轉來菲列賓婦女慰勞會捐款二萬元，指定專振遭受黃災最重要的區域，業經用電報匯去。）因為以往的水汗等災，大半是由於天然，現在受了敵人侵略的砲火之餘，敵人竟又以人工來釀成我們另一種的災害，我們應對這些被災的同胞，更深致無限的慰勉。

第三，戰時的交通工具，因供軍運關係，當然不敷應用，所以目前運送難民，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有時還是感到絕對的困難。現在所實行的一「難民輸送網計劃」，是在各處設立總站與分站，遇有舟車困難的場所，盡量採用徒步運送的辦法。好者各站的距離不遠，而會中對於沿途照料，已有詳細準備，深望難胞們能够共體時艱，以渡當前難關。

第四，未做難民的人，固然要做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幫助政府去抗戰；而已做難民的人，亦應加倍奮進，不可稍存坐食苟安的依賴心理。要知今後抗戰是長期的，而政府設立救濟會的目的，是在難民的救濟與安定。在救濟的階段內，則應保守紀律，服從命令，將來到了生產的時期，更應努力工作，增強抗戰的力量。這樣，上下一心，前後一德，大家一齊在最高領袖蔣委員長的領導下，各本本位救國，以求抗戰建國的 success。



## 日本人論中國和中國人

竹內逸  
哲非譯

中國是人多、地廣、物博，這些原來是富強的條件，爲什麼現在反弄得山河破碎呢？連敵人也替我們惋惜。我們對於民族的前途，雖然具有堅決的信心，但對於自身的許多缺點，應該詳加檢討和改進。語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歐美學者，特別是我們敵國的學者，是深知我們的長處和短處的。因此，我們特地介紹內逸這篇文章。這篇文章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批評，可謂極尖酸刻薄之至，但文字很幽默，意義很深長，有許多地方是足以發人深省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一類材料，也許是值得我們參考的吧。

——編者——

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有四億六千萬人口，單在揚子江流域就有一億八千萬居民。這真是一個大得難以回答的大國！現在國民政府由南京遷到重慶，由南京到重慶的陸行很不便，所以主要的是靠舟行，可是最快的船也要一週光景。但是，就到了重慶，也還不能說已經到了中國的內室，只不過是店座後面的客堂而已。

作者曾在南京漢口間的船上和一位到內地傳道去的法國傳教師相值，他說：「我是已將一切供獻給上帝了，所以即使到內地也不會感到甚麼不自在的，可是我仍舊有一件欲望，那就是海。」——（歐洲人對海常有特別的愛好——編者）

「海？」

「每日一味望着一望無際的平野和手搭不到的山嶽，心裏就時常想着看碧綠的大海。」

「這種心理我也是很瞭解的。」

他一邊眼睜着揚子江的濁流，一邊靜靜的點了點頭。

用這種尺度一量，中國四億六千萬人中間，個

事實上，中國人的住室所以不意外地污穢，一則因不丟棄東西，而去掉的東西也有豬狗給掃除一空，中國總像是個多豬和驢馬的國家。

再者，中國人也不大曉得隧道，從朝鮮滿洲至漢口南京那樣的途中，並無一個隧道，據作者記憶所及，中國的隧道僅有平綏線上的南口隧道和京滬線上的鎮江隧道而已。

可是，抱憾的是，這僅是等於鐵路橋那麽一瞬間的隧道而已。當火車經過京滬路隧道時，乘客們轟然喊道：「這個山洞，這個山洞！」作者並沒有注意，待問問隧道究竟在那裏？却說「剛才過去，你打着瞌睡，所以並沒有注意哩。」因此，這次的中日事變，是討厭死了隧道的人，和連見鐵橋般的東西，也睜大了眼睛人間的鬥爭。一切總是生活條件相差所致。

特別講到河，是全然不同了。就我們看起來中國的不是河而是洪水。不是水而是泥。譬如像黃河，給太陽光一照，就像電燈光下的粉汗水那般閃閃發光。因此縱使是在烈暑盛夏，在流域的一億八千萬中國人誰也不去游泳的，游泳着的是長筏和家鴨罷了。

同樣，作者也見過很多中國人了，可是沒有見過誰在急忙走路的，急急忙忙奔走的只有車夫。任何中國人都像遊春般高伸着頸子，擺開八字步悠悠地走着。在鄉下路上，種田人劈倒了樹在砍成柴片時，打從那邊走過的车夫，就會啣着四尺餘長的煙桿，一直等到樹劈成柴片。

我在中國的時候，時常這樣想：

「若使給了這羣大眾以有組織的教育，貫以真實的指導精神，供給以近代科學的武器，施以嚴格的軍事訓練，則在海之彼岸，爲這道頹廢着的國家，又將怎樣呢！這才正要變成風下孤燈的慘狀了，總有一天要有這時間到來罷！」

我也曾親自遇見與此相應的許多事實，特別在受歐美各國文化設施，而民衆覺悟的各地，及知識階級活躍抗日的大都市爲然。我曾有三次看過手執抗日小旗的小學生的示威行列。

此外在蘇州和城牆上，杭州西湖畔的石柱上，廬山的樹幹上，到處都會書滿每日抗日的美麗辭句，從揚子江焦山島之際處遠眺江南山野，再看眼底長江，全然是詩聖李白的現成詩景，可是就在這裏的吸江亭白壁上，也書有一風景可掙，國恥不忘「八個大字呢。」

實際上中國因爲過去三百年間受盡外侮，所以排外思想已深入骨髓了。作者在濟南街上，曾見許多骨格粗強，身長六



# 太平洋大戰有可能嗎？

Rever n aime  
作 譯

上海的轟炸，南京四郊的大火，被日本空軍炸沉的砲艦是浮動的大使館，揚子江中漂流着無數的尸體，日軍向廣東進攻……這些都是不屈不撓的戰事訪員由大東水鏡傳到憂慮的歐洲的。在柏拉門或羅斯等大胆的攝影員所攝的新聞片映出後，白人混亂地覺得在亞洲獅子裏盛着的太平洋裏的海水開始沸騰了。

原來在中國業已看到了一種已經知道的新式戰爭，這是重溫舊課。(譯者按：係指意阿戰爭)潘萊薩事件恐怖地增加了溫度，強烈的感動還沒有緩和，而宋次急迫地又在杜裏添柴，把油一般的引火物——宣言丟在裏面。

太平洋裏的大戰有可能嗎？  
日本在地面上只是一個小污點，這海島聯成的念珠並不大。在深藍色的海裏，「帝國」只佔六七五·〇〇〇方公里的土地，這比法國面積稍為大一些。

可是就因為地瘠人衆，日本遂起了向外擴展的野心，所以田中政策出現了。這個著名的所謂奏摺大約是在一九二〇年奉奏「天皇」的，當時聽見的人一笑置之。這個計劃逐步實現日本帝國的侵略，直到西伯利亞、印度、荷屬南洋羣島入澳洲，事實上像湯精的了。然而幾乎使人不得不承認他點滴的成就，而重大事件復證實了他的性質。

末次大將於數年前曾宣稱：「外交行動已不能

滿足我們緊急的需要」。

依照這樣，我們看見了日本離開國聯，宣布海軍條約無效，發生經濟的競爭，今日便進行打仗。自然的，這是對中國打仗，可是我們聽見也準備對白人國家打仗。

但依日本的武力、財力、富源去作這個未必有把握的事嗎？

「日美海軍戰爭」時的三個強國。英吉利、美利堅、蘇聯，都監視着日本帝國。如果這三個強國攜手起來，則日本自夏威夷西起北至海參威，西南至新嘉坡止，當被圍在三角形的包圍裏面了。

一九三四年一月，末次大將在「改造」雜誌裏也會說：蘇聯和美國想把日本包圍起來，並說林白上校夫婦於一九三一年飛到日本羣島裏是間諜的行動。這個事件會轟動一時，而這個談話也馬上就被否認。末次大將確証「凡屬於他的談話他總沒有去讀他」！克羅斯氏在「日本禍」一書裏說：這個年頭由警察許可在各城市的大商店，都組織「一九三六年和美國海軍戰爭」的展覽會！

對美國，所以有人容易感覺到不十分有保障的。英人也理會她已採取和繼續有力的措施，以便加強她在太平洋的地位。  
她在日本之上的優越的海空軍：一百十六萬三千噸對八十萬二千噸；第一線海陸飛機兩千八百

尺的山東苦力，在炎暑日炙之下，浴着半裸的身體，做着激烈的勞役。這正是洋洋大觀，使人對於中國人肉體的精神，吃驚不止。像這種樣子，八十九貫(一貫一百兩)的大砲，也不用拆除，也不消六個人，三人光景就可隨便搬上山坡了罷！

我在北平的街上，曾看見一個也是山東的苦力，背着一架鋼琴在走着。無需說得，工資可得一人半的了，要是增加五倍之錢，那怕是骨碎血流，也許肯嚐嚐的一邊呻吟，一邊扭着走吧！

我在上海會到中國文具店去買東西，恰值要買的東西一時斷檔，店主人就說等一會送來，等到垂暮時回到住處，僕歐就脚步無聲的步進房間來。

「剛才文具店的老板，就在等候你回來。」

「在甚麼地方等！」

「在外面等着。」

「外面？等了好久嗎？」

「兩點過後。」

看一看鐘，已是五點多了，因此作者吃了一驚，但僕歐和店員均若無其事，店員笑嘻嘻的領了一些個錢就擺開八字脚步走回去。在人家門口站了三個鐘點，漫然候着顧客回來的店員，恐怕只有中國才有。畢竟揚子江的長可匹敵大西洋航路的長，唯其如此才做得出精巧的翡翠細工。好浮氣的我豈止可以此爲師表罷。(譯自日本改造雜誌)

八十五架對一千六百七十架。

但太平洋面積之大，使她不得不採取分段設防的計劃。這個計劃建立在一個真的三角形之上：阿留地安羣島、夏威夷、巴拿馬。美軍在防禦菲律賓的困難之下，又以關島為最前線防地。同時又以她的空軍架設軍事橋樑橫貫太平洋；自三藩市經夏威夷半程島、亞克島、關島至馬尼刺一線，和正在研究由三藩市經夏威夷、柏爾米耳、奧克蘭，以達澳洲和英國航空線相連的一線。

美國既在阿留地安羣島的運治港設防，復在亞拉斯加裏的西特加港設防，日本人把這舉動視為眼中釘。美國人對日本人這種不快活則滿不在乎，並在這些地方投尋海空兩軍根據地。俄人和日本很接近的，他們也在堪察加彼特羅巴夫洛斯克建築海空根據地各一處。一旦美俄兩國聯合起來的時候，人們可猜想這種設施的利益所在了。

在夏威夷方面，美國人建築防禦大工程還在進行中：山裏的地下飛機棚，地下軍械庫，儲設煤油儲藏庫等。至於防禦制度的要點就是將在三月裏舉行的一百七十艘戰艦和六百架飛機的大演習，和對日本在馬耳沙爾島、爪哇特島、雅泊島、加羅林納羣島、馬達納羣島等處的監視。日本人在這些島裏已有了漁業，商業的利益還不夠，時常有三千噸至一萬噸的戰艦由「帝國」海軍軍官駕駛着往來巡邏。

夏威夷羣島是不可傷害的嗎？當日本海軍前往攻擊的時候，兩萬人的防軍可以抵抗十五日，使柔地阿哥的海軍可以來得及開到助防。但是美人仍舊怕末次時代所建築的潛水艇突然來襲，因為他的航行力很大：人說可以達到一六〇〇〇海哩，等於

二九。六〇〇公里。同樣他們也憂慮着很多在巴拿馬運河兩岸開小店的日本人的搗亂行爲呢。因為巴拿馬運河在戰事開始後一定會變為重要的舞台啊！他們是在防禦上面的，并且牢不可破的。所以在太平洋裏的海軍戰爭只有來自日本，她，不怕以她較小的海軍和她的敵人冒險較量一下嗎？

「蘇聯空軍是島國的危險物」，雖然美國海軍是日海軍的假想敵，而蘇聯則又為其陸軍的假想敵。更有進者，這或是亞洲意外之事的最容易感覺的一點，那不是內蒙古，或「滿洲國」方面星星之火圍繞着於出燃燒西伯利亞的平原嗎？

荒木將軍，恰為末次將軍類似的人物。他從前曾對一個美國人說過：「若蘇聯不停止使日本討厭的行動，則日本就不得不像房裏被蒼蠅所污了去洗淨西伯利亞」。無疑的，這是為了這個清潔企業實行的時期。所以日本人時時刻刻地加緊「滿洲國」的軍事價值，建築公路，推進向北的軍事鐵路，在高麗建設軍火、汽油、糧食等儲藏庫。

沒有一個日本人懷疑着，「帝國」不再來一次壓倒俄人的。西伯利亞鐵路切斷，海參威隔絕，則西伯利亞紅軍的一切供給會斷絕，一個向貝加爾湖的直接進攻便將他所有其他的蘇聯各部的救助完全切斷。

妄想！或者俄人沒有一個成熟的攻勢軍隊，但在防禦計劃上他們會使日本人驚奇的。蘇聯自數年來努力使他們遠東的紅軍獨立化；他們把西伯利亞鐵路改建為雙軌；把海參威加強起來——有五十隻潛水艇可由那裏攻擊日本高麗間的運輸。又在海參威北部的格羅斯維契和加斯突里斯兩港進行建築新

的海軍根據地。再加上他們復在北冰洋裏開闢了航線，這是在天氣好的日子可以由河道運輸西伯利亞軍隊的給養。

紅色海軍雖可以由波羅的海經北冰洋，過白令海峽，開到彼特羅巴夫諾斯克和海參威兩地，還不能負起重大使命。但空軍是一個決戰的因素。俄人有第一號飛機四千五百架，而在遠東集中的則有兩千架。當日本空軍只能在西伯利亞荒原上散布着的軍事目的物上轟炸的時候，蘇聯空軍——日本生命中心都是他們的行動範圍裏，便能在島國上的木建紙糊的房屋密集的城市做恐怖的毀滅和可怕的屠殺！

日本人被自然的災害困擾了好幾回，馬上就恢復原狀。然而在這個更恐怖而日夜不停的範圍下又怎樣呢？

最奇怪的是他們把危險估量得很大，所以他們把消極的防空看得很重，擴大演習的均勻是不可思議的。

他們看見，饑得禍患的來臨，但他們的自信心並沒有搖動，完全無缺。

「英吉利佔主要的地位」。

這些人毫不感動嗎？毫不害怕嗎？

是的。他們恐怕英美的聯合，因為這表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海軍國和一個第三海軍國相對抗，這樣對於是真的太平了。可是今天這個聯合是不能實現的。各人為自己而做事，這裏是美國，西方是蘇聯，南方是大不列顛帝國。

這個對英國并不驚異，她倚靠着三角形的防禦系統，新嘉坡、香港、達爾文港。新嘉坡本是糧械





## 歐洲最近的三件事

王龍章

### 一、西戰·土阿糾紛·捷克問題

不久以前的歐洲，德奧合併，立波糾紛，捷克問題……局勢嚴重，但現在已為英法——尤其是英奧的安定歐洲的政策而漸趨於緩和了，就大體說，目前歐洲的局面，依然是和局，定局。

一、西班牙戰爭，打得將近兩年。德意說她是蘇俄赤化歐洲的媒介，蘇俄說她是德意侵略東歐的階梯，所以蘇俄站在政府軍方面，德意站在國民軍方面，各不相讓，而英法的外交方針，最初是援助政府軍抵抗國民軍，後來因為意國態度特別強硬，而其地位又相當重要，英國為早日結束西戰，不得不犧牲政府軍而對意大利讓步。但在四月中旬英意協定簽字之際，非僅德意兩國，就是英法當局，都以為國民軍勢如破竹，西班牙問題即可解決。誰知西班牙戰局，一再有出人意外的變幻，究竟何時可以結束，英意都等得不耐煩了。在意大利方面，墨索里尼所以肯與張伯倫簽訂英意協定，固然是受了德國併奧的刺激，而希望倫敦金庫可對羅馬開放，藉以救濟意國的經濟恐慌，這實在也是一個主要的內因。不過英意協定的執行，須在西班牙問題得一相當解決之後，換句話說，就是墨索里尼要得到英國的金鎊，勢必先須撤退在西班牙的志願兵。所以英意協定簽字已過了兩個月，而墨索里尼所望於倫敦的經費幫助，依然落空，這是最近意國反而先向英法提議要提早談判實行英意協定的內幕。在英國方面，安定歐洲原是張伯倫外交的一貫主張，三

四個月來的事實，儘管有人說他是犧牲榮譽，助長侵略，但張伯倫不顧一切，還是照舊走向暫求和平的道路。雖然國民軍一再轟炸英國商輪先後竟達二十餘艘之多，英國各方面都要求政府採取強硬對付，而張伯倫始終是抱退讓政策和不擴大主義。英意兩國的態度固然是如此，而在西班牙問題上，德國是隨着意國的，法俄兩國又是隨着英國的，所以最近西戰不干涉委員會的全體大會，業已決議接收英國提出關於撤退西志願兵的計劃，會中並且請求英國立即將該項通過的計劃，通知西班牙的政府軍和國民軍雙方。假如英法德意四國所共同負擔十二萬五千英鎊的撤兵費用，馬上就交付大會，那麼，西

戰難是一個難于澈底解決的問題，而以英法的努力，蘇俄的同意，意國的需要，德國的環境，我們雖不敢完全樂觀，但這問題至少已逐漸走向可以解決的途徑了。

二、最近近東敘利亞的聖耶區，曾經發生了土耳其人與阿拉伯人的衝突，因而引起法土的糾紛。因為敘利亞是法蘭西的委任統治地，所以間接等於法土兩國的事件。法蘭西為了不願在這個時候形成紛擾的局勢，自始就對土耳其讓步，遂又引起敘利亞人對於法蘭西的不滿；而土耳其不斷的調兵入聖耶區，如果雙方稍不謹慎，的確有擴大糾紛的可能。現在法土二國業已成立了友好條約，這場糾紛可算和平解決了。依照這次的協定，土耳其在聖耶區有相

供給的港口，現在已變為最大的無畏艦隊和齊治第六最大的水上飛機停泊處。祇為在這個印度洋的鎖鑰裏設立修理廠，儲藏庫，火油庫等，英國納稅人須費了十萬萬法郎以上，但是現在是早已完成了。而一月間曾有軍隊一萬人，戰艦二十五艘，飛機三大隊在世界最大的三八一公分和四五公分口徑的大砲火力下舉行演習。

香港，在他方面，已變為真正的陸地的空軍根據地，為英國空軍在中國海的堡壘。若日本人佔據隣域的廣東，香港的地就會嚴重起來，因為佔了廣東和海南島之後的日本人在華南就是拿着門門了。美國人準備着單獨對抗日本人嗎？在現在歐洲局勢裏，這個問題就很難答覆了。而我們的隣友在地中海裏有一條綫綁在腳上，現在他們負擔上覺得比一個砲彈還重要。（按：本文作於英意協定未成立以前）

「然則法國又怎樣呢？」法國掛念着安南只有一萬八千人和幾艘巡洋艦保護着，日本人已叫安南是「我們未來的屬地」，日人也重視荷屬南洋羣島，荷蘭政府專心加強她的防禦。

那不是兩塊隨便可以選擇的肉嗎？可是英美法蘇有共同利益，要是現在日本人統轄了中國？對於他們有一個同等的危險。反之，若日本屈服，是很容易的，這祇須上述各國聯合一起就夠了。

現在日本因為缺乏原料——同盟者意和德以及她在過渡的同情是不能供給這些原料的，不能維持一個長的戰爭。她知道很清楚，她企求長期喘息，一方面準備侵略，重振軍備，用比今日更多的其他的武力，其他軍隊，其他資源，以為後來重新進行廣大的亞洲的侵略。

（接下頁第三批）

（譯自法 Paris-Soir 星期日刊）



# 蔣委員長在北伐前的苦鬥

鶴雲譯

——蔣介石將軍英文傳記之一章——

現在讓我們談一談在中國曾經有過極大勢力的

一個外籍顧問。這人就是鮑羅廷。他在童年時代就離雙親從俄國到美國去，所以就在美國受教育。有一時，他把名字改成柏格，在芝加哥主持一個職業學校。後來博覽普羅文學，放棄了學校生活，以「鮑羅廷」的名字，成爲一個革命黨人。第三國際任用他，派他到墨西哥宣傳共產主義。隨後第三國際又派他到蘇格蘭工作。但顯然的，蘇格蘭人不爲他所動，於是他被捕，被驅逐出境。在土耳其，他找到了合適的職務——凱末爾的顧問。對於凱末爾，他有過寶貴的服務。

鮑羅廷拿着加拉罕的介紹信到廣州去見總理。加拉罕在信裏說，總理可以絕對信任鮑羅廷。有這樣的一封信介紹信和他過去的歷史，他的熱烈的受歡迎，實不足怪。況且，他又有着驚人的個性；他的動人的態度和明朗的誠懇，很快地得到總理的賞識。他以前三民主義已足應中國的需要，並且說自己是三民主義的堅決的信仰者。因此，他更進一步的得到了總理的信任。

大半由於廖仲愷先生的建議，總理任命鮑羅廷爲國民黨的顧問。他終於藉了一九二四年一月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一個議決案，使中國共產黨員正式加入國民黨。可是有一個條件：共產黨員須向國民黨的當局宣誓服從。就在那個時候，國民黨對於共產黨究竟可以信任到何種程度，已經有着疑

慮了。

最初是馮飛和廖仲愷討論關於成立訓練黨軍軍官學校的問題。總理自己也老早知道需要訓練而且可靠的軍隊，從事革命的戰爭。由總理主席的一九二四年一月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創辦黃埔軍官學校。前此，這個學校的成立，始終沒有通過討論的階段。

當蔣委員長在蘇俄的時候，他實際進行了馮飛和廖仲愷先前的討論，並且以莫斯科紅軍領袖的幫助，擬就黃埔軍校的計劃。在到海參威的火車上，蔣委員長遇見布魯德將軍 (Brodner)。隨後他即聘布魯德將軍爲軍校總教官。布在軍校任職時名字是加倫 (Kalenin)。蔣委員長回廣州後，開辦軍官學校的計劃很迅速的完成了，——他辦事總是很快的。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黃埔軍官學校由總理揭幕了。蔣委員長被聘爲校長，廖仲愷先生則爲該校的黨代表。軍校有俄國教官，加倫將軍是總教官。國民黨的顧問鮑羅廷，對黃埔軍校的創辦，會盡不少的力。

起初，軍校決定招生三百名，但報名的有三千人，舉行入學試驗後錄取五百名。經過短時間的精密的研究，他們就畢業了。隨後又有四百餘名入學受訓。課程是仿照托洛斯基創辦的紅軍軍官學校。教官先教學生正步走，然後又把所有的現代戰爭的技術介紹給他們。在軍校裏，社會科學和軍事科學

(接上頁)

當駐兵權，法國所以肯如此的委曲求全，因爲第一，英國年來很扶助土耳其的發展，藉以穩定地中海東部的局勢（最近英國又和土耳其訂立了經濟協定，幫助她擴充海軍）；法國爲了與英協約在條約關係，所以不願採取強硬的態度。第二，德國對於土耳其，都在竭力拉攏，以便伸張勢力於近東。德國的三B計劃，意土兩外長日前進行意土「重修舊好」的談話，均可找得到答案。法國爲了防範德意勢力的侵入，再加英國又一竭力予以贊助，所以易於平息。英法這種政策，完全是安定歐局的作用。所以有人說：「法土友好條約，在政治上是有重大意義。因爲中有一款，規定簽約國之一，不得與任何他國成立政治或經濟協定，而致妨害另一簽約國；此層足以阻止土耳其與德意兩國政治軸心相接近，而蘇俄與土耳其國邦交，亦因之而益臻強固」。

三、捷克問題，最近因蘇台省領袖漢倫突於日前赴德，一般人深恐捷克局勢也許又要嚴重起來了。其實，如就大勢來判斷，希特勒目前僅能做到的所謂「不放棄的程度」因爲：第一，捷法和捷俄的兩種協定，本是捷克安全的保障。假如萬一有了戰爭，俄國當前的處境，大概是更後於法國而始有所行動的，但是法國現在已從英法方面得到夢想多年的英法軍事同盟了，這是有助於實施法俄捷間的協定的關鍵。因而法國表示是一盡義務，俄國表示是「守條約」，英國雖說不是捷克問題當事人，但是事實上已經成了間接接捷的幫手。法俄英三國如果站在一起，德國自然只好待機再動。第二，德國所以能由衰而強，固然是得力於英國，而德意政治軸心運動，也確也幫助了德國的前進，但是希特勒的「三日亡奧」的把戲，已把挾以自重的友好墨索里尼送進拍倫的懷抱；後來雖有兩雄的羅馬會議，可惜時間已在英意協定簽字之後。德國對捷克問題現無一個真正的與國，希特勒對捷克問題自願的好適可而止。如上所述，捷克問題雖是未來大戰的導火線，但因現在各國都在一致避戰，或可得

一樣地注重。那時汪精衛先生是國民黨宣傳部部長，他講授黨史和黨義。軍校從一開頭便有希望可成爲 總理的最重要的手創事業之一。 總理把校務交給 蔣委員長主持，他委一個勝任愉快的人全權的使軍校辦得成功，這是值得稱頌的。

可是，軍校並不是一帆風順的。軍校的經費困難，設備不全，而且教官們也不能全部盡職。 蔣委員長一個人獨負艱鉅，與這些困難搏鬥着，他不放棄自己的責任，並且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獻給軍校。他在那裏住，與學生們同起同床，同時就寢。五點鐘，他開始工作。他打掃自己的臥室後就到各處巡視一週。他斥責不快快起床的學生，他提醒他們：那是革命的時期，他們都有嚴重的責任。

由各方面的證明，雖然 蔣委員長的紀律很嚴格，可是他極爲學生所愛戴。這不足爲奇的，因爲他對他們真誠的關心。他幫助那些困難的學生。 蔣委員長不但想使學生成爲好軍人，而且也想使他們成爲好黨員。因此，他又請胡漢民，廖仲愷和戴季陶先生三人，對他們講授經濟學，政治學和民主主義。

軍校一開辦，內部便有意見。教官和學生中有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他們之間有思想上和目的上的根本衝突。共產黨員組織一個團體叫青年軍人會。一九二九年一月組織孫文主義學會以調解他們的衝突。可是這個好意的努力失敗了。於是不得不驅逐共產黨員出會。隨後，當 蔣委員長成立他自己指揮的第一軍的時候，他小心的選擇沒有極端左傾思想的人充任軍官。

那時不僅有極左的危險，而且，國民黨的極端右派和共產黨一樣的過於理想和固執。他們允許廣

州的商人私組軍隊以保護他們私人的利益。因爲商人們被軍閥的軍隊搜括得太利害，他們這樣做是有點理由的，不過，讓完全離政府而獨立的軍隊在廣州活動，那很明顯是要不得的。而且，這些黨內黨外的頑固的保守者，希望利用商團團派俄國顧問和教官。 蔣委員長用軍校學生的幫助，解除商團的武裝，阻止了正在萌芽的反動。這是第一次軍校學生被召作戰，而他們雄壯的應命了。

一九二四年年底， 總理到北京和張作霖、段祺瑞討論全國的統一。當 蔣委員長和 總理分手的時候，他一點也想不到 總理會在北京逝世。在 總理未動身往北京之前，他委任胡漢民先生爲代理大元帥，但實際上是 蔣委員長負軍事全責。他的工作都很艱苦。黨派之爭依然鬧得很利害。 總理所領導的政府，在國際上是沒有被承認的，而且就是在廣東省也很少可靠的軍隊。因此，對於當前的困難比其他同志看得比較清楚的 蔣委員長就自動以軍校的學生組成兩隊兵。他希望他們能在最近的將來成爲革命軍的模範。這個希望是十足的實現了。

總理在北平，陳炯明以爲奪回廣州的時機到了。他迅速的攻擊許崇智的軍隊。但 蔣委員長，那時雖然不大舒服，也同樣迅速的援助許氏。他們的防禦變作攻擊，陳炯明軍大敗，他的司令部也被佔據。在陳的文件裏找到楊希閔，劉震寰兩人正在等候唐繼堯的軍隊進攻 蔣委員長和許崇智的證據。 蔣委員長立刻攻擊楊劉而把他們打敗了。黨軍於六月九日進廣州，憤怒的市民所組織的自衛隊，會暫時地替代了楊劉的殘餘軍隊。

(上接三九四頁)

即任意加以更換，關於此項人員之保障與獎懲，由政府分別擬訂條例規定施行。

本團黨務行政及民意各方機構的組織關係與工作內容及改革原因，大致已如上述，此外還有區、鄉、鎮、保、甲各級的壯丁隊少年團婦女會等三項組織，則是本團對於實施民衆訓練內涵體。本來壯丁隊在保甲制度和現行保安團制度中，都已訂有詳細辦法，預行已久，各省地方亦已自當組織，不過尙少成績。希望我們黨政兩方工作人員，同心合力，加緊推進，建立全國民兵的基礎，以適應當前抗戰的急需。至於少年團的組織，其目的是在將鄉村十二歲以上十八歲以下的青年兒童（其年齡標準可斟酌另定之）通可組織起來，予以適當的訓練教育，養成團體生活的習慣，以補助學校與家庭教育的不及。我們國家民族新的前途，能否健全，能否爲國家民族出力，全仗今日嚴格的培養，以立其始基。婦女會的組織，凡屬壯健的婦女都要使其參加，並且從教育與訓練兩方着手，側重提高生產的技能和公民知識之養成。這兩種組織實施詳細辦法，條目較多另行制定，在本文暫不細說。總之這壯丁隊少年團及婦女會之設置，是要將我門全國男女壯幼都能完成「軍事化」與「現代化」的目的。

第二十四期要目（七月二日出版）

中日戰事之預測	陶百川
對於國民參政會和參政員的期望	章衣萍
方治	羅翹
葉青	任鈞
王健民	等十七人
精神與肉體	陶百川
論中法密約	陶百川
蔣委員長在莫斯科	陶百川
徐州突圍記	陶百川



# 陳誠將軍晉見記

楊大鈺

爲了要來繼續一個革命青年應盡的責任和準備一個革命青年應具的最基本的條件，我毅然決然離開我那頗爲安適的家庭，而在武漢入伍了。現在我穿了軍服，揹着長槍於姿態，恐怕連老朋友見了也難認識了。

軍隊生活可以說是有意義極了。每天都是在天還沒有亮透，有時天邊還掛着月亮的時候，我們便起身了。爬山、跑步；記得在那大冷天，身子也熱得出汗了，其實心也是熱的。雖然整日的操作，使每個人都緊張得喘不過氣來；可是誰都沒有怨言，誰都興奮地喜悅着的。在這樣興奮的喜悅中，有一天，我得到我們的上官陳誠將軍召見的命令，這使我的意外，當然使我覺得興奮而喜悅了。

第二天，遵照將軍約定下午八點鐘的時間，我和安同志提早在七點多鐘便出發了。因爲將軍的住宅是在山裏，因此我們得有機會在那朦朧的暮色當中，欣賞着黃昏的野景，我們整齊着步伐在那黃沙的山路走着，清淅而輕脆的腳步聲，整齊地響着，自己聽了也覺得悅耳。我們走上坡，走下坡，可是誰都沒有作聲，但我相信在這靜默當中，我們的腦子已經被陳將軍以前在公開演講時給我們的印象充塞着了。這時很容易使我想到他那不高的身材，挺起的胸部，威嚴的小鬚，和那一雙特別富有光彩的眼睛，同時，也很容易使我記起在一本雜誌上載着的關於陳將軍對記者談話當中特別提出陳將

軍是常勝將軍的那種恐懼愛慮的言詞，和陳將軍每次在公開演講中對於我們愛護真誠的自然流露。在這種種理想的沉浸裏，我們已經轉了好幾個彎了。當我們從一個山坡走下來的時候，遠遠的看見有一盞檯燈，它那黯淡的光照着一幢深藏在樹叢中的簡樸的洋屋。

「到了！」我們同聲地發出了聲音。但直至我們走到將軍住宅門前的時候，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看見。我繼續的敲着門，良久，才有一個武裝的衛士出來開了門。

「請等一等吧。」衛士進去後，一會兒有位少校副官出來了。我告訴他，我們是從那裏來的，並且將名刺遞給了他，他一看便說：「啊！是的，是的，請裏邊坐吧，部長剛剛回家，此刻在吃飯呢。」接着他領我們走進了左門邊的一間屋子坐下了。不到兩分鐘，皮鞋聲在門前響了，出乎意外的，陳將軍已經從門外進來了。我們即刻立起敬禮，將軍莞爾地給我們行了禮，他要我們在沙發上坐下來。他那種溫雅謙和的態度，真不愧是一位儒將。

在燈光下，將軍的威儀，使我看得更清楚了。他是蓄着頭髮的，雖然從皮膚上看起來，祇像三十許人，但是頭髮已經花白了。這正足以說明他爲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復興，如何的消耗了他的精力。他開始向我問話了，關於我家庭的狀況和我什麼時候離開上海到武漢來的。問話的語氣和態度裏充滿

了無限的關切，這時，我真覺得他像是一位慈祥的長者，又像是一位期望殷切的嚴師。其他還談了些拉雜的話，接着他告訴我們說：

「第一期抗戰是失敗了，大部份的原因是軍事的不統一，在作戰時發生指揮的困難。但是現在抗戰的局面却大不相同了，不但軍隊有了新的調整，而且一切都有了更充分的準備，當然，勝利是極有把握的。」

「還有更重要的，便是抗戰須要有一個中心信仰，這便是說大家要信仰三民主義和服從最高領袖。沒有中心信仰的軍隊一定要打收仗的，（他舉述了許多例證），反過來說，革命軍在北伐時候，能够以寡敵衆，所向無敵，就是因爲革命軍有中心信仰，現在中央軍在抗戰當中，各方面都能發生很大的威力，也就是這個道理。」

「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你們的責任是很重大的。但是要做革命軍人，必須先知道做人的道理。祇有認清如何做人的道理，才能够做個革命軍人。只要看一看，自古迄今，沒有一個不孝父母、不敬兄弟、對朋友不講信用的人，他會忠國愛民的。忠、信、孝、悌的意義是很深的。有許多青年覺得這是腐敗話，都不愛聽，那是大錯特錯的。」

講到這裏，走進來一位穿青學生裝戴眼鏡的先生，將軍替我們介紹了，——這是他的秘書。大家坐下後，將軍又接着說：

「還有明禮義、知廉恥、勤儉樸實，這都是做人的必備條件。如果立志要做革命青年，那更非堅苦卓絕刻苦耐勞不可。堅苦卓絕的精神，我們每個人都應當學。領袖；至於刻苦耐勞，桂教育長（永清）便是你們就近的好榜樣。」

「總理說過：革命之基礎，在於高深的學問。換言之，便要有高深的學問，才能建立偉大的事業。大家都知道總理在外國的時候，一有了錢便買書，一有暇便看書，領袖也是極用功極愛讀書的。記得前年兩廣事件解決後，領袖駐節黃埔，我每天去的時候，差不多領袖總是拿着書在高聲朗誦，隔很遠都可以聽見；再，一般人祇知道領袖是位軍事專家，其實領袖不但是軍事專家，而且還是政治家外交家。有一次領袖請了許多專家來討論一些關於政治和外交的問題，最後由領袖作一結論，他的理論和見解極有獨到之處，使在座的專家都驚愧不止，結果專家倒還要請領袖來指教他們。這固是領袖的天賦厚於他人，可是主要的原因還是他平日用功好學的結果。」講到這裡，副官又進來了，他手中拿了一張客人求見的名刺，將軍思考了一下，「請那邊坐吧」，我正想立起告辭，可是將軍的興趣似乎特別濃厚，他又笑着說了下去：「這樣講來，要成功偉大的事業，是非有健全的人格、革命的精神、高深的學問不可的。」停了一停，他將目光專注向我，又接了說：

「你有革命的志向和爲國犧牲的決心，是很好，這便是懂了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的道理，但是要建立事業，還要在修養上下功夫，希望你將這種志向和決心蘊蓄在心裏，而養成一種所謂浩然之氣，講一個譬喻吧，記得從前我在廣東大元帥府當大元帥侍衛長的時候，那時有一個志士來向總理報告，他說他有辦法可以狙殺當時雄踞長江一帶的北洋軍閥吳××，要求總理給他一個使命去執行。總理那時沒有接受他的要求，但向他說：『你有這樣的膽量和志氣是很不錯的，不過革命是要以

正義去殺制敵人的，希望你能將你這樣的膽量和志氣來建立更偉大的事業。』

「話回轉來說，如果國家真的需要你往最危險的環境中去完成某項任務的話，那麼倒也是義不容辭的，而且每個革命青年都要具有這樣的決心和精神纔對。」

「還有一點你們該知道的。就是好的固然要學，壞的也要學。這在你們的官長方面也許可以體念得到的，這是怎樣講法呢？」他笑了，將身子掀動一下，又接了說：「我舉個例子來講，也可以說是一個笑話。在我從前當兵的時候，我們的那個排長對我們真是吝得很，——吝和嚴是不開的。一天，我聽見弟兄們恨得在背後罵了：『他×的，等老子將來到戰場上來和他算賬！』你想到戰場上來算賬這賬是怎樣算的？」將軍說着，又笑了。「當時我聽了這話，便深深的在心裏警告着自己，以後帶兵是不能像這個排長樣的吝。還有一件笑話，當我在保定軍校讀書的時候，有兩個同學，一個姓安，一個姓王，姓安的差不多整學期都是請着全休假的，姓王的則請着半休假。（半休就是上學科不上術科，全休則是學科術科通通不上）。因爲這樣的關係，同學們都把姓安的叫做安全休，把姓王的的叫王半休，這樣反把他們的真實姓名忘記了，當然同學們是不會重視他們的。這兩個例子，就是從壞的方面使我們能够體念到好的方面，祇要自己能判斷，有上進的決心，什麼地方都是可以學的；好的方面固可以學好，壞的方面何嘗又不可以學好。我知道一般青年多數喜歡批評別人的，其實這是一個缺點。記得有一次我聽到一位外國學者的演講，他說：『在五四運動時候，有一位北大的教授向當時參加打

曹汝霖等的學生說，你們今天是打過別人了，但你們要永久地記住你們是打過別人的，希望你們以後不會被別人來打才好。』這話是很有意思的。現在我要說：『歡喜批評別人的人，要做到以後不會被別人來批評才好。』講到這裏，將軍誠懇地垂詢了一些我們的意見和入伍後的感想。我們的話講完了，他又說：

「希望你們努力吧！你們不但負了抗戰的責任，同時還負了建國的責任。你們要知道領袖對於你們大家的期望是很殷切的。」

「以後有空可以常來談談，或者寫信來，也可以，信，我自己一定是可以看到的。」我們感謝了將軍的盛意，便立起致敬告辭。將軍莞爾地點着頭用喜悅的目光答禮。我們愉快地走了出來。

在門口，一看時鐘，已經費去了將軍一個多鐘頭的寶貴光陰。想到他還有客人，想到他那台子上的大疊公文和信札，真不知道他要忙到什麼時候纔能安寢。以前他向我們說他每天總要工作十二小時，像這天他工作的時間該不止十二小時了。

歸途中，天下着濛濛的細雨。

到達營房時，同志們全睡了，燈也滅了，在黑暗中我們悄悄地爬到自己的地鋪上睡了下來。可是，懇切的訓詞仍在腦海裏縈繞着，特別是富有光彩的眼睛在目前閃耀着。

七月於戰團一連隊。

附註：本文所載陳將軍談話，係憑作者記憶所及。現以將軍新廣省主席，公務繁冗，文稿未克呈校，語意或有出入；文責當由作者自負。



# 游擊軼事

錢慶憲

## 我地通訊之一

四月××日，太陽將要偏西了，我們奉到了命令，×排人同時出發去游擊。我們前進着，在我們稀疏的槍聲中，換到了敵人漫無目的的許多發大砲。我們的目的地已部份的達到了，因為敵人消耗了百倍於我的彈藥，但是沒有傷到我們半個人！

天色漸漸的黑沉着，我們伏着不動。山嶺裏的荆棘叢，是我們最好的躲藏地。將近半夜了，初弦的新月快將西沉時，我們的時機到了，槍聲也靜寂了三個鐘頭了，遠望着三四里外的鎮上，兩個橋頭還在火焰中。我們匍匐着前進。我們的一隊，只有九個人。面前的一條小河，橋是早已斷了，我們偷偷的渡過了河。奇蹟！鐵絲網也越過了，竟沒有遇到一個鬼子。我們漸漸的迫近了鎮上，爬過了幾處麥田，翻過了幾十個老百姓的屍體，到了，到了，經過了火焰餘燼的旁邊，我們還是鼓足勇氣，靜默地，在黑暗中摸索向前去！

那是一幢高大的房屋，門戶已經沒有了，我們留兩個同志在外面，我們七個人摸了進去，裏屋還有燈光。我們還是進去！

這裏已經是敵人的前方的後方了，做夢也想不到在警戒森嚴中，我們竟會光臨的！我們再進了一間屋，摸到了幾十個瓶，才知道這是衛生隊。我們越過了幾個昏昏睡的地方再進去，就是有細微的燈光所在的一間屋子。摸到了一件皮的大氈和許多

藥包，這大概是隊長室了。我們便把手榴彈恨命的一擲，頓時結果了十幾個鬼子的性命。前屋的三個鬼子驚醒了，可是槍已是沒有了只好束手就縛，跪着哭着，手裏拿了十多張照片，（照片中有的抱着四五歲的小孩，有的和六七十歲的老年人合攝在一起），哭着，哭着，儘量哭着，指着照片，一言不發的哭！我們便帶着照片，帶着繳到的槍，凱旋了。等到外面的敵人圍攔時，我們已經帶了戰利品回來了。

後來把照片經過研究，才知道多是他們家庭的狀況！怪不得他們指着要哭。

游擊戰真是怪有趣的，我們一路行軍，一路談着。有一位同志說：「當我們據守××山頭的時候，我放了一二槍，換到了二十多發大砲，那才是合算的買賣！」

還有一次，暮色已籠罩着土地，槍聲都靜寂着，忽然的，一二里外的茅屋裏有女人的號哭聲「去！」一個同志對我說：「我們去偵察」。於是我們繞着一個小山，真幸運，沒有遇到一個鬼子，也許這裏的鬼子就是到茅屋裡去的這一羣。

摸索前進，哭聲漸漸的嘶啞了。我們摸過了一個小洞，被一個水桶絆了一交，恰巧跌在一個死屍的身上。「啊！是一個老婆婆，大約六十多歲的老婆婆。」原來這老婆婆出來提水而被刺死了。

我們仍輕輕向前去，到了茅屋旁邊了。還有女人的聲音在哼着，更有四個鬼子在說鬼話，猙獰地對着那女人。

大約三十多歲的一個鄉下婦人，下體是赤裸着，一個鬼子正在猙獰。我們瞄準了放了兩槍，二個鬼子倒了下去，另外兩個轉身去拿槍，我們已搶前一步把刺刀刺死了他們。

那個女人已奄奄一息的躺在地下了，我們正想把地背回陣地，可是前途的機槍聲對着茅屋射來，我們立即匍匐伏着，到了潤邊的石邊，隔了十分鐘，有五個鬼子來了，我們出其不意，擲了手榴彈過去，只有一個十七八歲的逃了性命。這一次真是重大的收穫，我們只有二個人，結果了他近十條命。但是因為時間的匆促和環境的不許可，我們沒法把那個可憐的婦人救出來。這是一件最大的憾事。那也是這次江南戰役中的奇蹟。

我們守在坎圈的旁邊，敵人的機槍瞄準了我們這邊射來。

我們把二十多個帽都脫了下來，按在那坎圈頂上，只留了一個同志，左右前後的放着幾槍。敵人的機槍愈緊了，對着這裏狂射，我們却偷偷地從右邊繞了過去。哈哈，敵人衝到這坎圈邊，發現這不是幾個帽子的時候，正待回身，我們却已經繞到了他們的後方，我們的機槍也瞄準了他射擊了。這一隊的敵人，顯然已經走頭無路了。我們更前進，大砲的聲更響了，但我們已安然的佔領了敵人的陣地，前進了約四五里路，奪到了一個山頭。



## 不堪回首話故都

鄭澄清

故都的一切，真值得我回憶和留戀，要不是河山變色，敵騎縱橫，我真不願意離開這可愛的故都。莊嚴雄偉的建築，古木參天的園林，宮殿式的學府，都象徵着北平是我們歷史上政治文化的發源地。氣候是寒暖適宜，民風是淳厚古樸，而市政物質的設備，又件件無缺；故都，的確是兼有古代美的現代都市，故都真是怎樣的可愛啊！

自我軍撤離故都以後，故都的情形就大變了。無恥的漢奸們都沐猴而冠，在他主子——軍特務部喜多主持之下，抱笏登壇，組織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於中南海，強迫人民改懸五色旗。偽政府成立後一天，強迫學生到天安門去開一次莫明其妙的慶祝會，學生們有好多背地裏痛哭流淚。到現在偽政府的政令不能達到北平的城外，偽政府和其所屬的偽省市縣政府大小機關均有日顧問，一切大權操之於日顧問之手，可憐的漢奸，不過是仰承鼻息惟命是從的奴隸，真是名符其實的傀儡。

華北較大的專業，都被敵人擄奪去了。如津浦北甯平漢平綏正太膠濟諸鐵路，完全入於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掌握，設立北支事務局於北平平漢路局原址，總辦華北的路政，另外在西交民巷慈業銀行原址設立北京鐵道事務所，並在天津張家口石家莊濟南等處各設鐵道事務所，分轄各段。高級的路員，都改換了日本人。電報電話則已歸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掌握，設華北電政總局於西長安街，統轄華北電政。公路方面，由日方組織華北汽車公

司於虎坊橋，總轄華北的公路交通，客貨運輸，歸華北汽車公司專營。偽政府雖然設有交通局，在這樣的狀況下，試問有什麼事可做呢？

華北的教育，除了中法，燕京，輔仁，協和區校等外人教會所辦的大學還上課外，偽教育部祇辦了一所訓練漢奸的新民學院和師範大學，附設師資講習館。但是外人所辦的大學，也時受傀儡的壓迫，下學期恐怕也難於維持了。各級學校都添了日語課，教科書曾經偽編審局長馮河道雄和其所屬的漢奴大加修刪，內容盡是消滅我們民族意識的教材，是東京共同印刷會社印刷的，現在中小學已完全用這種課本。

在北平見不到有利於我們的報紙。七七之變我軍退出的第二天，就被敵方嚴令祇許登載同盟社的新聞稿。在北平見到非淪陷區的報紙，真是珍寶一樣。有一次我們轉報從郵差手裏得了一張破碎不完整的郵政包裹的報紙，雖然已是舊報大家也快樂得不得了，偷偷的傳閱了不知有幾千百人。播音台盡是有利於敵方的消息，我們中央廣播電台的週波，給他們擾亂了。可憐留在故都的人民，爲了受得些祖國勝利的消息，去安慰創傷的心靈，老是等候到夜闌更深的午夜，去聽中央的廣播。不過敵方雖然想一手掩蓋天下耳目，可是有時常能聽到城外送來的機關槍大砲聲，使留在故都的人民背地裏奔走報告，喜形於色，這真是使敵寇掃興的事。

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能見到滿街滿巷是鴉片店

。過去因吸毒被捕的毒犯和戒毒所毒犯，現在都釋放了。禁毒吸毒的法律，自然是不適用於敵寇的「王道樂土」。

偽中央準備銀行鈔票發行的初意，是想擾亂我們的法幣，但是結果適得其反，法幣的價格在平津反漲高許多，人民都把法幣收藏起來。銀行裏收支的時候，註明法幣或偽鈔，存法幣的付你法幣，存偽鈔的付你偽鈔。除人民被強迫通用外，最使敵寇漢奸掃興的，洋商銀行一概拒收，偽政府派員向洋商銀行交涉，洋商銀行公會的答覆是：請問貴政府的偽鈔，誰允準備金存在那裏。問得傀儡啞口無言。

在北平，凡是足以引起我們民族意識的紀念品，都給敵寇破壞無餘，中山公園的名稱，初改北平公園，繼改北京公園，又改中央公園，不到一個的時間，換了四塊招牌。敵寇心勞日拙的結果，老百姓依舊還是叫爲中山公園。總理紀念堂改懸了孔子，溧州祀義兩烈士的銅像，變做了假山石，蔡公時的紀念碑給敵寇打得粉碎。唉！愚魯的傀儡！你能粉碎有形的物質，但是你終不能粉碎我們四萬萬人團結的心。

在北平的人們，過去也許因着黨派政見的關係，對於自己政府多少有表示不滿的，可是現在無論男女老幼各黨各派，甚至一部份爲生活所迫的漢奸，誰都在想着要自己的政府，默禱着我軍的勝利，趕快收復失地。

（淪亡慘痛，自擊身受，幾及一年，最近始回到祖國的懷抱。值此抗戰週年紀念，懷念淪亡的大好河山和水深火熱的同胞，感慨無涯，書此結痛！）



## 徐州突圍記

范公猛

從台兒莊到徐州

午後一點鐘，又繼續前進，又爬了幾座沒有路徑沒有步級的斗峭的山岡。太陽把滿山曬得發熱，大家的背部都溼流着汗，每個人的身體都像是幾千斤重的石頭。我爬上半山，呼吸已快要中斷似的，腳底的膿泡與地面碰着的時候，好像有幾十枝鋼針戳上來。路走得多了一點，小東西在身上也覺得很沈重，指在我肩上一條軍毯和一襲毛絨背心，真是給我不少的苦惱。這時我就順手把一條軍毯拋進了山下的泥溝裏，毛絨背心，無論她怎樣累贅，我是決不輕易丟掉的。自我和芳分別了後，我一直沒有機會寫信給她，她一定日夜的很懷念我吧？她不知道我現在飄流到什麼地方去了罷！在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的我們，誰也把握不住自己的明天，還要她親手做給我的毛絨背心，我總得永遠保存在我的身邊。

掙扎了兩個鐘頭的光景，差不多已走了四五十里的路吧？天空中突然的——其實也是意料所及的發出嗚嗚的叫聲，一架敵人的偵察機在我們頭上盤旋了幾回之後，接着就有三架轟炸機向着我們行列方面飛來。我們立刻敏捷的散開，天空中格格的機關槍掃射了一陣之後，接着便是掉下了幾個白亮的炸彈。彈響落地，在我們不遠的身邊，衝上一陣黑煙和灰土。和雜着些碎石樹枝飛上去。飛機丟完了炸彈，像滿足的三匹大鷹，張着翅膀，高高的飛去了。從草溝裏隱伏着的幾位同伴出來時，滿身都滾

了模糊的泥土，過後，檢點隊伍，敵機的炸彈個個落在空地上，僅有兩個士兵中了機關槍彈受些輕傷。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隊伍在黑暗中行走，不講話，不吸煙，不打電筒，互相監視着每個人的背影，否則恐怕失去聯絡。大約走了四五十里路了吧，行列已漸漸的逼近敵人的警戒線了，我們英勇的前衛，開始出發到敵人的防線去搜索，我們從山坡裏沉着挺進。到了蔡里集，敵人的陣地向我們發了幾顆砲彈，夾着幾聲疎疎落落的槍聲。黑暗的夜晚，沒有月亮，沒有星光，沒有電筒，沒有火炬，只有炮彈和子彈的流星，在空中飛舞着。前線的弟兄好像匯合的激沖的洪流，從槍林彈雨的聯合演奏中，發出了吼聲：大隊一壁前進，一壁抵抗。

到了第三天的早晨，每個人的臉上都浮着勝利的微笑。到了濰州城外，同路的幾個官長，都先後進城休息。這時隊伍還沒有到齊，我見有五輛我們的軍用卡車，停在北廓城外的一家商行門口，司機的不知溜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知道卡車裏裝有彈藥，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恰好這時兵站的楊××副官也來，我和楊副官就在商行對面的一家小館子裏吃了一碗大麵，整天的坐在卡車邊，沒有離開。晚上又囑付了當地人民自衛軍第六大隊長鄧××，共同警戒。這夜我和楊副官和自衛軍的幾個士兵在卡車邊的草舖上過夜。已竟幾天沒有睡覺了，這晚真比睡在「席夢思」的沙發牀上更舒適。

## 馬榕花

雋子

又是馬榕花開的時節了。

淪陷後的故鄉，家門前兩棵美麗的馬榕樹，還能在敵人猛烈的砲火中一年一度的開放嗎？

首都失守後，到武漢，儘管了吳鄉流浪的滋味。懷念家園，聽到一種熟悉的鳥鳴，都會引起一絲親切的感覺爬過心頭，溶解在「苦」、「恨」的交匯裏。

傍晚，徜徉於五龍橋畔，貪看天邊燦爛的晚霞，偶一低頭，地上有一朵被踏進污泥裏的馬榕花。那熟悉的顏色！那底部淡綠頂部微紅的細絲所組成的花球！

儼久別重逢的故友，我鄭重的拾他起來，凝視那憔悴的花朵，想起了故鄉孩子們帽上所綴的絨球。

誰知道孩子們現在到了何處？晚霞中馬榕樹下天真的笑語是橫遭摧散了！還有那樹下父親的墓地，怕不有敵人的砲彈在那裏開花？怕不是泥土飛揚，粉碎了父親的遺骸！

啊！這敵人廬墓的深仇！這離人骨肉的新恨！是誰拋下了這朵美麗的馬榕花呢？這一朵充滿了和平色彩的馬榕花！

晚霞映紅了大地，地上斜過一只鳥影，驀然抬起頭來，一疊濃蔭，馬榕花正在頂上怒放。

遠遠有人在么喝：「歸去！」聲音裏含着無限悠思。……

是應當歸去了。用自己的力，驅走自己土地上的敵人，去看家門前兩棵美麗的馬榕樹，現在也開放了嗎？